

第十届巴金文学奖获奖长篇小说

虎啸八年

温靖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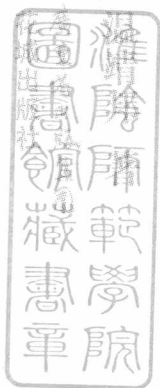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不

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
尽望乡

5

第十屆巴金文學獎獲獎長篇小說



虎嘯八年



淮陰師院圖書館 1477619

5

0107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啸八年. 5 / 温靖邦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360-6189-7

I. ①虎… II. ①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1114号

策划编辑: 孙虹
责任编辑: 孙虹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平面设计: 王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4.125 1插页
字 数 290,000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册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第一章 新四军某支队司令员指示上海地下党，当前情报工作最迫切的任务是尽快取得日寇进犯武汉的真实计划 2
- 第二章 高宗武为投降派探路秘密赴日，少壮派军人向他连开两枪 23
- 第三章 蒋介石大骂军统徒糜国家钱粮，搞回来的情报竟是日寇故意泄露的假玩意 49
- 第四章 蒋介石根据共产党提供的确凿情报，重新部署武汉会战防务；而敌人进攻在即，还来得及吗？ 66
- 第五章 日寇大特务追求红色女谍，屡追不成；杨森轻弃名城，差点问斩 83
- 第六章 只有腐败，才会挨打；只有腐败，才会丢城失地。除此岂有他哉？ 112

1471618

第七章 蒋介石护犊子，不愿意别人把胡宗南
136 的部队派到险关危镇作战

第八章 如果说已经丢失的安庆、马当是通向
160 武汉的两扇门，那也只算得小门；而
九江则是大门，一旦洞开，武汉的陷
落就快了

第九章 冈村宁次心急如焚地赶到九江，这里
182 离火线只有几十公里，根本不是他这
一级指挥官应该呆的地方

第十章 武汉保卫战艰难卓绝之际，敌后秘密
207 战线的较量也正波谲云诡漩涡迭至

第十一章 总顾问切列潘诺夫与旧情人重逢之
235 后，他牵挂的长江北岸战局急转直下

第十二章 不断有人把郑苹如歪曲成在关键时刻
257 违背原则救了丁默村一命的多情女
人；历史真相并非如是，郑苹如无愧
抗战女杰称号

第十三章 武汉东南要塞田家镇危急之时，日军
276 又向武汉的北大门——信阳进军，一
场血战不可避免

- 第十四章 294 一名伤兵用普通步枪打下敌机；方师长受其启发，用普通机枪权充高射武器，有力打击了日寇空军的嚣张气焰
- 第十五章 312 “军统之花”郑苹如为国捐躯真相——她走得从容淡定，必将永垂竹帛
- 第十六章 333 薛岳在万家岭张开了一个大口袋，日寇一支大部队正在兴冲冲地往里钻
- 第十七章 353 在敌人心里较量，其惊心动魄丝毫不亚于炮火连天的战场
- 第十八章 375 万家岭战役打了八天仍不能歼灭淞浦师团，蒋介石焦躁万分，给薛岳下了死命令：务必于双十节结束战斗，否则……
- 第十九章 397 万家岭战役的凯歌刚刚奏响，广东告急的电报就飞落蒋介石案头
- 第二十章 416 蒋介石是个很记情的人，尽管众人皆曰可杀，他也要千方百计地死保余汉谋；汤恩伯是个捧强欺弱的人，断然将三十五师剥皮去骨，使王师长变成了“团长”

第一卷 第四十回 李益夜半思乡

李益夜半思乡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李益夜半思乡，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字季直，陇西人。唐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曾任校书郎中。其诗多写边塞生活，风格清峭。——（唐）李益

李益夜半思乡，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字季直，陇西人。唐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曾任校书郎中。其诗多写边塞生活，风格清峭。——（唐）李益

李益夜半思乡，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字季直，陇西人。唐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曾任校书郎中。其诗多写边塞生活，风格清峭。——（唐）李益

第一章 新四军某支队司令员指示上海地下党， 当前情报工作最迫切的任务是尽快取得 日寇进犯武汉的真实计划

陈诚作为武汉卫戍总司令，深感调兵遣将之难。调令发下去，由于各部队原来隶属系统不一，其长官不是借口行军器材短缺就是给养或弹药待领，迟迟不拔寨行动；或虽已动身，却蹒跚迟缓。他颇为担心，如果日寇不是像戴笠说的那样半年后才进犯武汉，而是两月内甚至一月内就大举用兵，那么目前的部署速度就足以坏事了。要加快进度看来只有行使特别动员令才行。持有这个尚方宝剑他就有权先斩后奏而使各路将领知所畏惮，从而雷厉风行起来，迅速率部到位。可是，在没有任何凭据说明军情紧急的情况下，统帅部不可能授予这个东西的。更让他愁绪万端的是戴笠情报反映未来敌人进犯武汉采取的将是扇面形包围策略。那样一来，统帅部所预定的半径三百公里内的防御面积将差不多有五个湖北省那么大。所有地方都安排防守，必致所有地方的兵力都单薄。此乃兵家大忌。然则怎样布防为妥，他深感没谱。

他向蒋介石陈诉自己的困窘。

蒋介石也有同感。而当陈诚试探统帅部可不可以授予特别动员令时，蒋介石摇头了。蒋介石有蒋介石的顾虑：行使了特别动员令，各部队将领怕蹈韩复榘辙当然会积极行动起来；怕就怕部队到达了指定地点，如果长时间不见敌人踪影——雨衣的情报不是说日寇半年后才会大举进军吗——那时我们何以自解？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之流不伙同全国舆论群起嘲笑才怪呢。作为统帅部二号人物的何应钦也不会甘于缄默，定然也会有话说。而且这样烽火戏诸侯似

的举动会不会使以后的特别动员令失去权威性？至于扇面形包围，我们也只好先行照此应付，正式打起来再因应具体形势变化进行调整吧。就这样，蒋介石拒绝了陈诚的请求。

陈诚慨叹目前我们是知己而不知彼。希望能让戴笠进一步核实其情报的可靠性。他说中共方面曾指出《武汉行动》所谓“半年后”进军之说有诈，认为系敌人施放的烟幕弹。当然，对中共的意见我们不能完全采信，可也不宜断然否定。

蒋介石踌躇了一下，答应叫戴雨衣再查实一下。

然而，戴笠通过陈恭澍令郑苹如窃取来的情报，依然是那份《武汉行动》。戴笠还特别向陈诚说明，如果说上次的《武汉行动》是我军统的三流特工从伪特工总部外围获得，也许不便完全采信；那么这次由郑苹如从丁默村保险柜取得的原件所拍摄，应该说可靠性不容置疑了吧。最后还笑嘻嘻补充了一句：辞修师何小心一至于此耶？

这个成了蒋介石、陈诚的定心汤圆。

哪里知道那汤圆里有剧毒呢！

中共方面明白，要让国民党统帅部相信《武汉行动》是个假东西，只有拍摄到敌人真实计划的原件。

老范接到命令后，督促蒙丽莲尽快完成这个十万火急的任务。

蒙丽莲扮演敏川空子很成功——不，应该说共产国际尾崎秀实、敏川度序等几位相关同志集体创作的敏川空子这个形象很成功，给予蒙丽莲潜伏在敌人心脏里多次成功地开展谍报工作以极大裨益。就因为敏川家族“递补”成员的身份、东京上流社会对她的认可；还因为她在东京“求学”期间曾发表一篇《论天皇伟大的政治抱负》，引起了军政界的热情关注，甚至皇室也对她另眼相看。这使得畑俊六司令官对她格外关照，顶头上司影佐也顺理成章地把她当作可以倚裨的干员。只有少数人知道影佐私宅在哪里，她就是这少数

人中的一个；梅机关只有一个人可以事前不预打招呼随便出入影佐私宅，那就是她。还有什么秘密刺探不到，还有什么机要文件搞不到手呢？不错，以往确实如此，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这次却奇了怪了，要窃取的东西不见了踪影——影佐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只有那份假玩意儿《武汉行动》；她趁影佐外出视察托她照管私宅之机，将箱笼屉柜甚至卫生间水箱搜了个遍也无结果。而那《武汉行动》明明就是假东西，既然如此，有假的必然就会有真的，否则造假就失去了意义；况且她明明冷眼偷窥到畑俊六将一份文件郑重交给影佐保管，鬼鬼祟祟地告诉影佐那是“孤本”，进军武汉前三天方可交回来予以复制然后下发各军各师团。那不是真实的“武汉行动”计划书又能是什么呢！影佐把它藏得那么隐秘，一点踪影都没有，真要有点本事啊！她第一次感到困顿了。可没过多久她就从影佐时不时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推测出了东西的下落——那其实是个足以惹人喷饭的笨办法。她不禁哑然失笑了。笑罢又不能不慨叹那影佐真是用心良苦又不辞麻烦，亏他捉摸出了那么个又笨又有效的办法——即使你发觉了东西的藏地，你也只能望洋兴叹。

正当她绞尽脑汁怎样去窃取那东西的时候，影佐召见她，交给她一件让她十分尴尬的任务——对蒙丽英主持的“上海妇女俱乐部”动黑手。

“上海妇女俱乐部”在公共租界，是中共影响下的抗战群众团体。成立一年来，募得抗战资金数百万元，演出各类抗战文艺节目一百多场，策反伪军数千人。日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觉得这个妇女团体对皇后后方皇道乐土的建设是极大的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麻烦的是租界不比占领区，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并没有与日本开战，不便进去公开行动。

梅机关有人认为区区妇女组织，癣疥之疾，犯不着去大动干戈；惹恼了公共租界各国也不大好。

影佐祯昭断然否定了“癣疥”之说，严峻指出那是个不折不扣的心腹大患。为了证明不是危言耸听，他随即举了个例子——两个

月前，妇女俱乐部不知道施展了什么妖术，把皇协军秦鸿烈营长的太太蛊惑得五迷三道，居然秘密参加了该组织。从此，秦太太天天吹枕头风，把秦营长吹得颠三倒四，最后竟拖起两个连人马投新四军去了。这还只是个开头。妇女俱乐部那些女人至今依然在跟皇协军一些军官太太来往，十分危险。

蒙丽莲故作忧虑的样子，瞧着影佐，那模样仿佛在问“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影佐说今天叫她来就是说这事。她的胞姐蒙丽英不是妇女俱乐部的幕后头子吗？她可以诈称去探望姐姐；借机摸清对方的自卫力量以及路径，最好能画个各条通道以及前门后门的草图回来。此后，消灭那个团体就不劳她参加了；让特工总部丁默村、李士群去办就行了。

蒙丽莲感到为难。“姐姐自从知道我在为大日本效劳，就把我当敌人看待了，姐妹俩已经恩断义绝！我去找她……”

影佐摆了摆手，机智地一笑。“那不要紧，说是探望她，其实只是个借口，你的目的是合法地走进那道大门！何况她也不见得每天都在那里吧？”

“那好吧，我去。”蒙丽莲顿了片刻，脸上出现了一缕似笑非笑的表情，“不过……我姐那人，性情倔、认死理，如果我去的时候她正好在那里，说不定会大义灭亲的！”

“不会吧？毕竟是同胞姐妹呀！”影佐嘴巴上这样说，而一时也不无担心，用游移的目光瞅着蒙丽莲。敏川空子有个什么闪失，他不好向上交代。

“唔，是的，也许不会。我见机而作就是了，机关长不用担心。”

影佐瞧了瞧晴气：“要不，晴气君派几个人暗中随行保护如何？”晴气说：“是。”

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支队司令部一号机电室走出来一位女军人。她二十多岁，穿着不太合体的宽大军服，头戴剪裁缝制稍嫌粗疏的军帽，却也掩不住那俏丽的容貌。她便是刚来不久的“新加坡华侨青年”梁珍妮。读者当然知道她就是本书第四部写到过的凌虚道姑池秣。

她手持一份电报，向司令员办公室走去。到了门前，却又把刚要喊出口的“报告”两字吞咽回去，站在那里向近处的另一扇门觑了觑。那扇门上方挂了一块写着“二号机电室”字样的小木牌。她知道那是情报部的机电室，任何人不得靠近，由情报部部长呼延柱独自掌管。而做间谍的本能，使她对那扇门内的一切充满好奇，不由自主地把脚板往那个方向挪动了一些，企图从那若隐若现的收发报机声音里捕捉到点什么。只不过片刻，她省悟到这个动作很危险，马上收腿挪回办公室门口。

然而已经迟了，正从远处走过来的呼延柱看见了她的全部动作。

呼延柱虽然只二十六岁，却是个老资格的情报专家了；中央苏区时代就在情报系统工作，红军长征保送到苏联捷尔任斯基情报学校学习。学成归国参加抗战，李克农亲手挑选他到新四军这个主力支队担任情报部部长。他对校长别宋诺夫将军的一句话印象很深，那就是：人的任何动作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除非他是精神失常者。这个观点已经渗入他的血液中。此刻他正是用这样的目光审视梁珍妮。

“喂，那位女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

梁珍妮被这一喊惊了一跳。赶紧转身，然后立正，敬了个礼。

“啊，是呼延部长！”

呼延柱已经来到面前，虚眼打量她。冷冷地说：

“我在问你，哪个单位的？”

“啊，报告部长同志，我是一号机电室的。名叫梁珍妮。”

“一号机电室……梁珍妮……”呼延柱喃喃复述她的话，借此搜索记忆，“啊，梁珍妮同志，好像是南洋回来的吧？”

“是的，新加坡。”

“唔，新加坡。”呼延柱沉吟了一下，把自己的脸调整得温和一些，“梁珍妮同志，你不知道司令部的纪律吗——任何人不得进入二号机电室一公尺内！”

“我只是有点好奇，部长同志。”

“你怎么会产生那样的好奇心呢？我不明白！”

“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就那样了……”

呼延柱又用审视的眼神打量她一番——这让她感到毛焦火辣，好像五脏六腑也被那犀利的目光刺透了似的。她最怕的就是这个呼延柱一声不吭地盯着人的时候。还好，只有片刻，呼延柱又说话了。

“以后可要注意啰，不可违反规定啊！”

“是，部长同志。”

“对了，你来这里干吗？”呼延柱注意到了她手里的电报。

“给司令员送电报。”

“那就快进去吧。”

“是，部长同志。”

她这才转身面向办公室的门喊报告，然后推门进去。

呼延柱瞧着她的背影随着门关上而消失，站在那里久久没动。直到她送了电报出来，他才慢悠悠离去。

晚上，呼延柱去向司令员汇报工作。

年轻的司令员还是那么一张圆圆的脸蛋，一双略带稚气的圆眼睛。尽管三十岁出头了，乍一看却比呼延柱小几岁，倒是呼延柱像三十出头了。

屋里小方桌上亮着桐油灯，两人相对而坐。

“司令员同志，上海方面转来赤虎情报……”

司令员一听，不禁睁大了双眼，显得有点振奋。问道：

“啊，是不是敌人进犯武汉的真实意图拿到了？”

“不，不是这个……这个好像难度比较大，赤虎正在千方百计努力！”

司令员失望地唔了一声，把上半身靠到椅背上。延安、新四军总部都为武汉外围部署进度的缓慢而焦虑万分，下了死命令，必须尽快拍摄到敌人真实战略计划的原件，这样才足以说服国民党统帅部使其警醒起来。这个任务落实到他们支队所掌握的情报网头上。

“是这样的——老范来电说，赤虎获悉一个重要情报……”

“什么情报能比武汉战事重要呢？告诉老范，要抓这个，集中力量抓这个！”

呼延柱有点尴尬。顿了片刻，说：

“司令员说得对；我会督促他们尽快完成这个任务的，请司令员放心！不过，今天要说的这个事，也很重要……”

司令员也意识到自己激动了一点，调整了一下情绪，使自己平静下来。不无抱歉地轻拍了一下呼延柱放在桌上的手，说：

“好的，好的；讲吧，讲吧。”

呼延柱多次提及的这个赤虎，乃是蒙丽莲的代号。延安总部把这个同志移交给这个支队的情报部，只有呼延柱和上海的老范知道蒙丽莲的具体履历；支队司令部连司令员都不知道赤虎是男是女。遵照秘密工作原则，蒙丽莲必须保持单线联系，任何人不得过问。

呼延柱说，赤虎在影佐保险柜里虽然没有得到敌人进犯武汉的真实文件，却从一个卷宗里发现了一个意外情况。梅机关系统有一名间谍潜伏在我支队，代号叫白鳅；卷宗里没有具体情况，更没有相片。但用了个括弧，注明“档案另藏”。

司令员显然不敢轻视这个事，喃喃咕噜了一句：“嚯！好家伙，钻到我们肚子里来了呀！”

呼延柱又说：“据影佐卷宗里反映，白鳅过去是国民党间谍，潜入我革命队伍多年了；好像是最近一年改换门庭秘密投靠了日寇。”

司令员说：“唔，双面间谍呀。”

呼延柱说：“也不是。据说这个白鳅不知道什么原因与国民党失去联系很有一段时间了……”

呼延柱又说了赤虎发现的第二宗情况。影佐祯昭手里还有一个角色，据说是最近才混进我们支队，代号白鼠。无独有偶，这个白鼠也是国民党特务，连白鼠的代号也是戴笠起的。不过戴笠可不知道，这个白鼠几年前就秘密加入了日本特务机构，现在表面上为军统做事，实际上为日本人效力。

呼延柱笑着补了一句：“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面间谍！”

司令员问：“有没有……这个白鼠的详细资料？”

呼延柱两手一摊：“跟白鳅一样，只有不到一百字的简介，别的什么也没有！”

司令员沉吟：“钻进我们肚子里了……心腹之患呀！”

呼延柱说：“司令员放心，赤虎一定会把这两个家伙的详情搞到的！”

司令员摆了摆头，说：“暂时不必，不要让赤虎分心！现在得全力以赴搞到敌人进犯武汉的原始文件，这个是当务之急！”

新四军支队领导要赤虎暂时放弃别的活儿，专门寻找日寇进犯武汉的真实计划书；而影佐祯昭自然不知道这个也不会顾及这个，总是不断地给她安排事情要她去做。面对这种干扰，蒙丽莲得做出乐意去干的样子，这样才符合她所扮演的角色。

影佐让她去摸清公共租界妇女俱乐部的自卫实力和进出通道等情况，她真实的情绪是又乐意又不乐意。一方面，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偷偷看一眼姐姐弟弟了。听说姐姐一年前结婚了，见不见得到姐夫呢？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见到夏无尘呢。一想到这个，她就禁不住一阵心跳；另一方面，以自己现在的公开身份，亲人们会是什么态度那是显而易见的。她又不能不对公共租界此行心灰意冷了。

不管怎么样，总得去一遭呀。

三

妇女俱乐部设在公共租界通济弄一座大宅院内。这是陕西人借出来的同乡会馆；里面有大小屋子几十间，还有一个不大的会场。会场里有一两尺高五十米宽的舞台，以前作为秦腔票友过戏瘾的场地。今天，台上挂满关于抗战、关于踊跃捐资援助前方将士的种种标语。有几位工人模样的青年男女在那里继续布置、张罗。

台下人很多，大部分已经入座；少部分在来来往往，或寻找熟人，或接洽什么事务。其间有蒙丽英姐弟；他们在指挥场内的一切。蒙丽英一边打手势教台上工友把桌子往台中央再挪挪，一边招呼刚刚进场的一些人；蒙凌初与几名纠察队员交代着什么，似乎是吩咐他们分别把守会场的四角，控制出入口。

忽然，蒙丽英瞧见了一个人。只见她眼睛一亮，旋即又沉下脸来。那被她瞧见的是一位中等身材长方脸的男人，约莫三十来岁，身着浅蓝色竹布长袍；看样子像个做小生意的老板。其实这就是她的丈夫吴奔树。范老师领导下的地下工作系统名叫“赤虎小组”，吴奔树担任专职报务员，住在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夫妻俩长期不能见面。

吴奔树走向蒙丽英。眼里洋溢兴奋，却又多少有点儿畏怯。

蒙丽英明明也很高兴，却不得不做出一脸严肃；还担心地四下观察了一下——他们的关系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地下工作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发生，不得不这样呀。

她竭力用冰冷的口吻诘问丈夫：“你干吗跑这儿来？”

吴奔树满脸都是笑，压低声音说：

“来看看你呀！”

“你不知道这是违背……规定的吗？”

“我跟这里的所有人都一样，是来参加募捐会的热心民众；你现

在呢，只不过在接待这么一个普通民众！谁会瞧得出我们的关系呀？”

蒙凌初发现了吴奔树，兴冲冲疾步过来。他平时负责从姐姐这里把电报稿送到吴奔树手里，所以知道吴奔树住址，郎舅俩倒是经常见面。

走近了，他兴奋地小声呼唤道：“姐夫！”

吴奔树亲热地拍拍他的肩：“小弟！”

蒙丽英苦笑摇头：“看吧，看吧，这还不被人瞧出是一家子呀！”旋即又放下脸来，用命令的口吻吩咐蒙凌初马上离开吴奔树，忙他的事去；又叫吴奔树赶紧找个座位坐下，别在场内游弋，最好是离开会场。说罢她自己先行动步离开，招呼几个刚进场的人去了。那郎舅俩见状，相觑苦笑，只好照办。

而在远处，会场的一个角落，却有一个人默默瞧着他们，百感交集。那就是蒙丽莲。此时她穿着紫色旗袍。蒙丽英等三人刚刚散开，蒙丽莲却又在另一个方向看见了那个几年来让她魂牵梦萦的男子——夏无尘。于是，无限的思恋、哀婉、怨诉涌上心头。刹那间，四面八方、任何人都消失了，只余下了一个夏无尘；她的理智也消失了，只余下情感。

夏无尘恰在这时也发现了她。最初是惊愕，然后激动万分。他不由自主地迈动脚步，穿越来来往往的人流，边向她靠近边呼唤她。蒙丽莲也迎上去，喃喃回应他的呼唤。他们两人的声音都发自不由自主，细若燕子呢喃。既为嘈杂的人声淹没，也为距离阻隔；而彼此却能听得清清楚楚。那是一种感觉使然。

夏无尘说：“丽莲，是你吗？”

蒙丽莲说：“是我……是我呀！”

夏无尘说：“我不是在做梦吧？”

蒙丽莲泪眼涟涟，摇摇头说：“当然不是！”

几天前，蒙丽英到大华日报社去，要夏无尘发表一篇有关这次